

许广平诞生于位处我国沿海地带的广东。在这个中国近

许

代维新思潮的发祥地，她较早地呼吸到新鲜的民主空气。反抗缠足，反对包办婚姻，就是许广平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反封建的最初实践。许广平真正以

广

民主斗士的姿态现身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鲁迅生前不大公开露面的许广平投身于“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战斗行列，成为了中国

平

民主促进会的早期成员和中坚分子。为迎来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许广平

开明出版社

K827=7/80

许广平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 编
鲁 迅 博 物 馆

(12266)

开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4 号

许 广 平

民进中央宣传部 编
鲁迅博物馆

*

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8 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10 千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80077-157-1/I·18 定价 9.50 元

目 录

缅怀许广平

- 重新追悼许广平同志 吴大琨 (3)
- 纪念许广平同志 李霁野 (4)
- “忘记了自己”的景宋同志 唐 弢 (6)
- 上海沦陷时期的许广平 柯 灵 (13)
- 忆念许广平同志二三事 丁景唐 (18)
- 真挚的爱情, 无私的奉献
——纪念许广平同志 王士菁 (26)
- 难忘的笑容
——怀念许广平先生 梅 志 (34)
- 许广平的风采 于 蓝 (43)
- 毕生难忘的许广平先生 凌 山 (51)
- 忆许广平二三事 童礼娟 (64)
- 许广平三访鲁迅故乡 章 青 (68)
- 我所了解的许广平及其心目中的鲁迅 刘 皓 (74)
- 回忆景宋先生 王永昆 (79)
- 难忘的恩泽 永远的怀念 叶淑穗 (89)
- “要把一切还给鲁迅”
——深切怀念许广平先生 周国伟 凌月麟 (98)

许广平佚文

我的斗争史	(109)
我的小学时代	(116)
像捣乱，不是学习	(122)
新年	(128)
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	(132)
风子是我的爱	(136)
同行者	(138)
从经书上看到的女性	(141)
妻的酬金问题	(150)
贡献于全国妇女教育会议	(153)
话旧谋新	(166)
妇女运动像竞赛	(169)
“三八”话今年	(172)
生与死	(175)
新兴妇女运动与现社会运动之联系	(177)
悼死慰生	(182)
“三八”妇女节感想	(185)
我不懂	(187)
争取自由的号角响起来了	(188)
慰问雷洁琼先生	(192)
还不是可以痛哭的时候	(193)
新五四运动	(196)

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	(199)
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	(204)
一片冰心在玉壶	(207)
记“五四”时代天津的几个女性	(210)
忆萧红	(213)
人才必出学校说	(217)
不畏难说	(218)
与同学书	
——论读书卫生之道	(219)
富贵不足为荣说	(221)
略谈儿童读物	(223)
从养鱼想起	(228)
鼠和猫的故事	(230)
好日子	(232)
重振文风	(236)
白发	(238)
浪 费	(240)
千日红	(242)
为了爱	(244)
颂普希金	(247)
祝《新华日报》	(249)
依稀认识的庐山	(250)
街头小景	(254)
旅行小感	(258)

扫墓记	(262)
狂欢之夜	(268)
绍兴妇女的生活	(271)
魔祟 (独幕剧)	(274)
编后记	陈漱渝 刘丽华 (276)

緬懷許廣平

重新追悼许广平同志

吴大琨

我与许广平同志很熟，她去世时是文革时期，没能很好地追悼她，我总觉得应该找适当的机会重新追悼一次。

她的一生首先是与鲁迅分不开的。她是鲁迅的贤内助，而且不仅如此，她还做了很多工作。抗战之初，在上海孤岛时期，我们这些左派是有组织关系的，我与她分在一个小组，同一小组的记得还有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胡曲园同志。我们轮流到各家开会。她到过我家开会。有一次我没有讲清住址，她找到我家时满头大汗，我很抱歉。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内地回上海，她在上海欢迎我们。以后成立了民主促进会，马叙伦是主持人，许广平也是领导人之一，我那时参加了民主建国会，我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战斗。我与许广平同志还通过信，因为知道海婴曾得过哮喘病，我的孩子也得了哮喘，因此寻问她如何治疗，她马上回了信，十分关切。我能想起来的也就是这些琐事，总之我觉得她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而且有国际影响，应该组织重新追悼一次。

作者简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纪念许广平同志

李霁野

未名社印的第一本书是鲁迅的《坟》，鲁迅送书稿到未名社时，我看抄稿十分工整，就说这要费很大力气吧，他说这是一个学生代抄的，一天能抄一万字。以后我知道她是许广平，在鲁迅那里见过两三次，以后他们就南下了。抗日战争打响后，北方有八路军，我从常维钧同志那里知道八路军情况。新四军在上海一带活动，我通过广平知道他们一些情况。当时我们的隐语是，称新四军为老四，若是新四军取得一次胜利，就说老四有一喜事，例如得一子，我就知道新四军得一胜利。若是说老四的小买卖做得很好，我就知道向新四军区输送物资没有什么困难。同时通过友人我向广平建议，不要破坏普通客车，因为我回家从这路经过时，只看到有一个车站上挂着一顶日军的帽子，表示死了一个日本兵。车站的人说，我们死伤的人就多了，不如向新四军建议，只破坏日本的军车。我所能做的不过如此。

八路军在北方，新四军在南方，在抗日战争中都起了很大作用。世界舆论说，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中国八路军、新四军起了先锋作用，不是过誉。许广平同志在这事上是有一定功劳的。她被日军捕去，多次电刑审讯，死去活来，没有泄露任何机密，她不愧是鲁迅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

建国后，我与许广平也经常来往，许广平介绍我参加民主促进会，并担任了民进中央常委，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国家

大事。对于海婴学什么专业的问题，我们感到他还是学技术好一些，就向许广平提出了建议，后来他果然学习无线电专业，并搞出了成绩，也把鲁迅的主张落实了。

作者简介：作家、翻译家、鲁迅生前友好，原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

“忘记了自己”的景宋同志

唐 攷

大约是去年春天的事情吧，方行同志从上海写信给我，谈了一些“四人帮”控制下的遭遇，并说，再过一年，就是许广平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了，应当写点什么才好。阅后怅然久之。回忆1966年春，我因第二次心肌梗塞，住院已将半年，除了随身伴陪的家人外，医院谢绝探视，一直过着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春天再冉地逝去了，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文艺批判正在进行，我在护士“管制”下，一个人住在那里，什么都不准看，什么都不准读，有时心里实在闷得慌。我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出院，医生总是阻拦：不同意。

一天下午，景宋同志突然推门进来，这使我感到意外。原来她也患了心肌梗塞，从门诊的护士口里得知我住院，没有办理探病的手续，直接闯进病房里来。坐定以后，互道症状，我觉得她的病不重，只要赶快治疗就是。她激动地谈着文艺批判的情形，告诉我一些熟人的消息，过去的事情，兴致勃勃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我只是默默地听着。直到护士送来晚餐，她才起身告辞。

我是5月下旬出院的，到6月底，接受群众审查，又像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样，过着仿佛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了。生命伴随着疾病慢慢地耗去，我总算学会了一点耐心等待的本领，不过遇到心绞痛频繁，情绪往往焦躁起来，也偶而想到和自己同病的人。我不知道景宋同志的景况怎么样。1968年春，突然听到她逝世的消

息，简直像个晴天霹雳。我给她的家属写了信，说明无法去和遗体告别的处境。两年前那次谈话又在脑海里浮现。……可是，岁月悠悠，到了十年后的今天，浮现上我脑海里的，就不止是那一次会晤，那一次谈话了。

我认识景宋同志，是在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但在哪个场合、有什么交谈，已经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我记得的只是她留给我的印象：热情，爽直，态度明快，穿着随便。从个性上看，她完全是个外向的非常开朗的女性。我甚至于想：像她那样的性格，和鲁迅先生截然不同，怎么倒会互相契合呢？这个想法证明我当时不仅不了解景宋同志，也十分不了解鲁迅先生。过了一个时期，我才慢慢地发现，在我认为是冷静、沉着、坚忍的鲁迅先生的性格里面，别有一种潜在的热情，一股看不见的涌腾奔突着的在地下运行的暖流。或者这就是他们两个性格的汇合点吧。哦，事实是多么离奇又完全合情合理呵！那时候，也许我已听到过景宋同志的故事：她愿意“忘了自己”，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尽一切力量从生活上照顾鲁迅先生，使鲁迅先生能够安心写作，为中国，为革命，贡献出更多的非她本人所能几及的功业。因此，我对于她那简单朴素，一个普通家庭主妇般的装束，非但不以为怪，反而有一种油然而敬的感觉。

不过这不等于说我对景宋同志有了了解。《庄子》里说：“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①看来，在鲁迅先生生前，我就是过多地被鲁迅先生的光彩所吸引，虽然怀着尊敬的心情，却没有十分注意“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的景宋同志，因而现在讲不出什么关于她的事情来。只有涉及我个人的，记得有这样一件事：鲁迅先生印造《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从1935

① 《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时说的话。

年9月开始，到1936年7月出书，手自经营，整整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部书初版宣纸线装，共印一百零三部，其中三十三部公开发售，余下七十部由鲁迅先生分赠国内外图书馆、美术馆、专家、画师和至友。印数奇少，极为难得。我那时对美术正有兴趣，在书店里买不到，也确实不知道印得这样少，幼稚无知，贸然去要。鲁迅先生于8月20日复信说：“《珂勒惠支画集》印造不多，存寓定为分送者，早已净尽，无以报命，至歉，容他日设法耳”。^①当时已有传说，鲁迅先生决定将这部书缩小版式，减低成本，仿照《柏林生活素描》^②的办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所谓“容他日设法”，我以为指的是这个，心里也就十分满足了。不料过了些时，他却将一册亲笔题上“十二”两字的线装编号本，由景宋同志亲自送到我手里。事情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我对鲁迅先生的感激，自然不用说了，就连景宋同志在这次谈话里说到的关于书刊封面设计的意见，利用字体大小，排列方位，构成朴素美观的图案，也给我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印象：从鲁迅的美学思想里迸发出来的卓越的见解。

不过我和景宋同志较多来往，却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以后，那时她已带领海婴移居霞飞坊六十四号。抗日战争爆发，文艺工作者纷纷离沪，有的去延安，有的去汉口或广州。不久，上海沦为“孤岛”，前一时期雨后春笋般发行的“战时特刊”、“联合特刊”统统停刊，出版方面显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精神生活一片死寂。留在“岛”上而又较常见面的，就我个人接触到的圈子说，不过西谛（郑振铎）、剑三（王统照）、柯灵（高季琳）、辨微（周木斋）、

① 《鲁迅全集》第13卷第4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柏林生活素描》，亨利·遮勒（Heinrich Zille）作，吴朗西选编，世界漫画选集之一，1935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印。

巴人（王任叔）、阿英（钱杏邨）等数人，景宋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挂着外商招牌的报刊先后问世，生活稍稍苏醒过来，围绕《每日译报》的《燭火》（后来是《大家谈》）、《导报》的《晨钟》、《文汇报》的《世纪风》等副刊，团结和联系的面大了一点，尤其是《世纪风》。因为《文汇报》是进步人士自动结合的报纸，容易为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社会所接受。以后又出现了《译报周刊》、《华美周报》、《上海周报》，以及不挂外商招牌的《公论丛书》、《文献丛刊》、《求知文丛》等综合性刊物，气氛更加活跃起来。景宋同志忙于参加《上海妇女》的编辑工作。一方面是环境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所执的业，彼此不同”^①的缘故吧，《上海妇女》先后存在两年，我对它却一无所知，直到1940年仿照《求知文丛》体例，出版《妇女知识丛书》的时候，我才听她说起和刊物的关系。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坚定的斗争，遇到需要共同协作的事情，例如难民收容所、寒衣运动、义卖运动等等，则又莫不一呼百应，全力以赴，这是几年“孤岛”生活的特点，景宋同志更是实践诺言，从不退缩的一人。

我不记得《妇女知识丛书》出了多少册，至于《求知文丛》，虽然困难重重，却还是改头换面，一直出版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前夕，大概有三十册左右吧。它不像《时论丛刊》那样，直接选登抗日根据地的文章，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在个别的文章里都有反应。这些刊物确实是围城之中的思想灵光，以到今天见到它们，还会勾起我一种决非太平盛世人们所能理解的深切的感情。1941年12月8日，上海形势大变，到处是烧书逮人的事件。越一周，景宋同志被捕，我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立刻想到三年来轰动“孤岛”的《鲁迅全集》，^①以为一定是这个工作触犯了敌人的忌讳，有必要弄清事实，尽快通知几个相关的人，我就赶往霞飞坊。六十四号自然去不得了，往访贴近的几家朋友也不方便，我就溜到住在第一条弄堂大约是二十几号的陈西禾同志的家里。西禾什么都不知道，也摸不准景宋同志是否被捕。怎么办呢？商量之下，我们还是通知了几个人，特别是传说日本特务正在追索而又和出版《鲁迅全集》有过关系的郑振铎。

景宋同志是第二年（1942年）3月1日获释的，整整被囚了两个月零十六天，回家后深居简出，通知朋友们不要去见她。大家都懂得这意思。不过，在熟人中间，真相还是很快地传开了：原来被捕确实和鲁迅先生有关，但并非由于出版了《鲁迅全集》，倒是因为她是鲁迅的夫人。在日本宪兵老爷的眼里，鲁迅夫人当然熟悉文艺界的情形，和许多文艺工作者有来往，而女人总是脆弱的，威胁利诱，只要突破这个缺口，十里洋场，了然于怀，就能将文艺界的“抗日分子”一网打尽。在这个如意算盘的拨动下，景宋同志也就“华盖”照顶，厄运临头，逃不掉那段意外的磨难了。

宪兵队先是按照抄到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审问，作者是谁，住在哪里，有过什么来往。今天问这个，明天绕了一个圈子又来问这个。只要前后的回话稍有出入，立刻抓住漏洞，一点都不放松地追下去。恐吓、哄骗，诈欺，无所不用其极。……拳打脚踢不必说了，有时劈劈拍拍地一阵耳光，有时没头没脑的一顿皮鞭，打得脸青目肿，浑身一条条血痕。然后，又让坐下来，面前摆上一张纸，一支笔，逼着把知道的事情统统写出来。谈话，用刑；用刑，谈话。轮回进行。这就是宪兵队里一天比一年还要久长的日常生活。一个曾经死过六次（还有死过十一次的）的年轻难友告

^① 指《鲁迅全集》20卷本，1938年6月出版。